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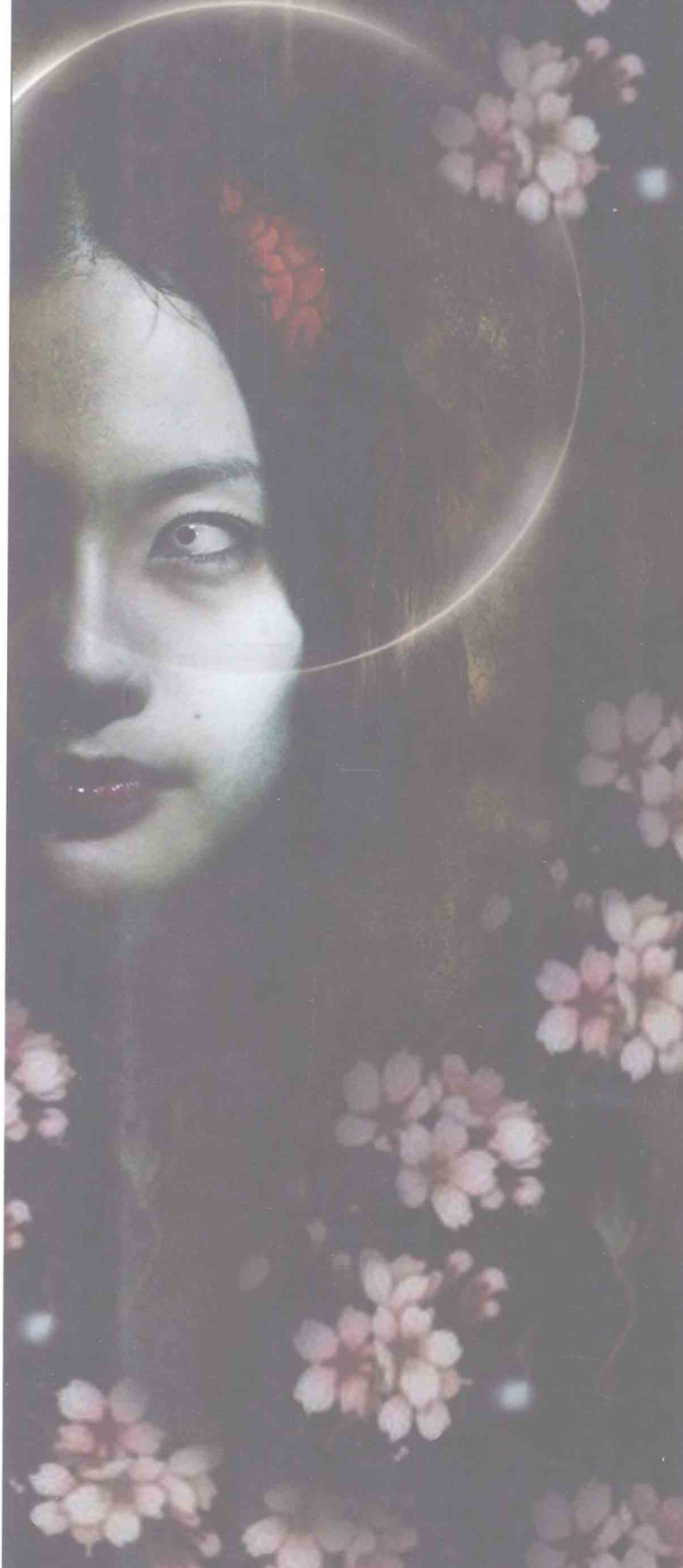
奇谭
夜

红娘子
著

人活于世多多少少会面对各种诱惑，权利、财富、美人、生命……林林总总。然而天道酬勤，若一切来得太快太轻松，只会令人红了眼，黑了心，甚至迷失自己……

异样妖艳

YIYANGYAOYAN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黄山书社

ARTIME
时代出版

红娘子
著

巴样妖艳

YIYANGYAOLAN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异样妖艳 / 红娘子著. —合肥: 黄山书社, 2011.3

(奇谭七夜书系)

ISBN 978-7-5461-1701-0

I. ①异… II. ①红… III. ①短篇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32307号

异样妖艳

红娘子 著

出版人: 左克诚

选题策划: 华文经典·段洁

责任编辑: 李玲玲 汪盎然

封面设计: 天之赋

责任印制: 李磊

版式设计: 水晶方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(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)

黄山书社 (<http://www.hsbook.cn>)

(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7层 邮政编码: 230071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制: 三河市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
电 话: 13653165579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 印 张: 14 字 数: 190千字

版 次: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61-1701-0 定 价: 26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莲蓬

爱情、人性、惊悚的完美融合

红娘子的小说向来都是以奇特的手法来布置悬念，像侦探小说一样构思严谨，但是又绝对不会用俗套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，每篇故事的最后，作者往往会告诉读者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，让读者自己去思考更深层次的东西。

《异样妖艳》是她的一部短篇小说集，汇集了作者自出道以来的所有精品。“妖艳”无疑让人联想到女人，而“异样”却留给了人们无限想象的空间。

凡是涉及到女人的话题肯定离不开爱情，在这部短篇集里面，有的女主人公爱得缠绵悱恻，让人为之心痛；有的要为自己的爱情复仇，自己得不到的也不允许别人得到；有的为了报复自己的前男友，可谓用尽心机；有的因为心底不能说的秘密，引咎自杀；有的因为不相信心爱的人已经永远离开自己，而心智失常；有的却为了金钱而毁灭了真挚的爱情……

作者描写这各种各样的爱情，并不仅仅是为了向我们讲述一个个悲惨的故事，更是为了让我们深思：人性到底是什么？是好还是坏？是善还是恶？恐怕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，而且每个人也都会有自己的观点。作品中的主人公有的本性善良，却因为禁不住利益的诱惑而酿成大错；有的因为嫉妒自己的好友而不惜痛下毒手；有的为了维护自己的爱情，却宁愿置自己的闺中密友于死地……作者没有在作品中给出答案，应该说也没有确切的答案，只能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

作为一部出色的悬疑短篇小说集，惊悚肯定是其不可或缺的因素，但红娘子

的惊悚却与众不同，既没有特定的框架，从她的文字中嗅也不出多少血腥的味道，她的惊悚出现在我们日常所见的事物中，如睡莲、算盘、雨伞、电梯、广告牌、地铁、整容……而正是这些日常的事物，让那些世俗的恩怨留在了我们的头脑中，让我们会在不经意间想起那些惊悚的画面，让我们恍然醒悟原来这都是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。

在这部短篇精品集中，爱情是贯穿文章的主要线索，人性是作者希望读者深思的问题，而惊悚很好地渲染了氛围，三者水乳交融，完美地融合在一起，缺一不可。

我们期待红娘子的这部作品能让我们这些悬疑迷真正过把瘾。

序 庄秦

红娘子的凄美

红娘子的作品往往能带给读者意想不到的惊喜，短篇小说就更是让你读完之后意犹未尽，欲罢不能。无论哪一篇小说都是她为世人编织的一个真实的世界，每一位主人公都如同是自己身边熟悉的人，他们的悲惨遭遇及结局都让人感到心痛。

作为忠实的红粉，我很喜欢看她的书，每篇都能我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但是又很害怕看，因为她的作品就如同鸦片一样会让人上瘾。

我一直都感觉红娘子的作品里有一种中国古典的凄美，虽然恐怖，却又充满了柔情，她的文章不是一环环的逻辑陷阱，而是一波波的温暖情节，让人不得不落泪，又不得不深爱。

《异样妖艳》这部短篇集把红娘子独特的凄美感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一般来说，红娘子的小说都很简单，但却非常好看，虽然恐怖但又充满了情感，结构紧凑，没有任何水分。与其说她是在写恐怖小说，不如说她在写浪漫的爱情故事。所以，与那些靠吓人、靠堆积毛骨悚然的鬼故事的悬疑小说家相比，红娘子无疑是个“另类”，她的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往往与传统文学中的人物很相似，有血有肉，让人倍感亲切。这也让她的作品在数量不断猛增的同时，质量也在稳步上升。

这本集子中有一篇《睡莲》的小说，作为推动故事情节的道具。睡莲虽然美丽，但是对主人公来说却有无比的杀伤力，她的人生也因为睡莲而不断发生变化，实际上是越来越糟糕。小时候父亲因为自己玩弄睡莲而死，第一任男友误以为自己

喜欢睡莲而死在了睡莲的下面，第二任男友死后在他的车里面奇迹般地发现了睡莲。从此以后，似乎她的人生就再也不能摆脱这种令她胆战心惊的事物了。

如果你阅读这样的故事时为主人公的遭遇感到伤心，不要以为是作者在煽情，只能说明在你的心中还有一块纯洁而温暖的净土，作者只是用情感的触角将这块净土撩起了波澜。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柔软的地方，所以才会被这么凄美的故事打动。虽然这些故事让人感到恐怖，但其中不乏温情，所以读者和作者才会碰撞出火花。

在中国惊悚小说作家群中，红娘子无疑是最有个性的一位。她的作品独树一帜，充满了动人的情感，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，为中国惊悚小说市场增添了一道耀眼的风景线。

目 录

- 001 睡莲
- 013 算盘
- 025 雨女
- 038 白玫瑰
- 053 被处死的女巫
- 061 吃鲸鱼的人
- 075 黑翼天使
- 082 不该存在的天使
- 093 录鬼声
- 105 愿意陪我赴死吗
- 115 轮回
- 128 影人
- 151 弃卒
- 165 生路
- 178 美人鼓
- 192 薄命
- 204 隔壁房间的女人

睡莲

意念一转，再多遗憾，也只是空谈

2010年的初夏，来自海那边的热带气流把这个城市打了个稀巴烂，我从阳台上望过去，看到无数被吹倒的大椰王树。

这种植物是热带的标志之一，枝干高耸入云，白色的树身显得高贵优雅，但却没有人知道它的根短且占地很少，台风吹过就是被扑倒的命。

我把头伸得远远的，有雨水扑扑地打到我的长发上，风过去就是这种带海味的雨水，会慢慢地浸湿这个城市。

眼泪也一点点地漫出心坎，眼前模糊一片，然后就看着水珠下落。

漫天的雨，哪一颗是我落在草坪里的泪？

林牧文离开我已经一个月了，我刚刚才收到他的消息，我走遍了这座城市，他却藏在一朵睡莲下。

我们曾经有过非常美好的过去，所有的恋爱如果开始不美丽，怎么会有人奋不顾身？怎么会有人神魂颠倒？怎么会有人肯去哭、肯去闹、肯去付出？

那个时候的他，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得志少年郎，而我就算不是亭亭玉立在水边的一株奇葩，那也算是倚楼拈花的美人，两人走在一起的时候，得了多少的羡慕眼光。

曾经一度我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，但最幸福之后是什么呢？已经到了幸福的顶点，剩下的只有滑落深渊了。

我和林牧文的争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

“文，你不要再去看球了，陪陪我不行吗？”

“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来陪你的。”他亲了亲我就出去了，越来越多的时间都留给了足球，开始我只认为这是男人的一种爱好，你看世界杯的时候，全天下多少女人

郜得和小小的足球抢老公，不单是我一人，当时我还抱着美好的幻想，他终会从那个世界回到我的身边。

一直到，我发现他在秘密地赌球。

“这种地下赌场，你不要去了。牧文，我们不要赌球好不好？”我准备了最好的食物，六成熟的小牛骨排，澳大利亚的红酒，再加上我做的蔬菜沙拉，都和我一样地渴望他能留下来。

他匆匆在我的脸上点了一点，唇面凉如冰刀，割过我的心，然后就拿着衣服离去。

我当时就在想，这样的日子还能过多久，如果一个男人迷上了赌博，那么所有的爱情光环都是暗无天日的，正在我盘算着离开他的时候，他却失踪了。

失踪来得非常突然，他没有打一声招呼就离开了，后来我仔细回忆也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异常，他没有暗示过让我好好地活下去，或者说一些难懂的话让我明白他的不舍得。

就在普通的日子，他像平常一样去上班，然后再也没有回到我们同居的小屋里。

我甚至怀疑过他拿公款潜逃了，但是他的公司也没有任何动静，我一厢情愿地自我开脱，对着来关心我的女友们说道：“牧文心情不好，这段时间工作压力太大了，去西藏玩了。”

女友们信以为真，帮着我骂那个不打招呼就消失的家伙。

“卡路，你小心一点儿，这种男人老情绪化，好是好，但是，他们就是一群可远观而不可走近的外星生物。”给我忠告的是我的蜜友小琪，小琪长着一张很可爱的娃娃脸，那张不易显老的脸总是充满着天真，只有我知道在天真下她有多成熟。

“小琪，我担心，我怕他出什么事。”我倒在小琪的怀里。

“不会出事的，这年头儿那么大的男人，又不会有人强暴他，你担心什么？”小琪笑我。

我没出声，我担心的是他赌球似乎欠了一大笔债，那些人迟早会追到这里来的。

我坐看缘分了断

在电影里演的那种黑社会讨债的情况没有出现在我的世界里，林牧文失踪后，我很担心会遭到黑社会的报复，比如说找几个人把我的脸划花，在我的门口放上死猫，晚上来敲门之类。

但这些事情统统没有发生。首先来找到我的是警察，那几个警察敲开我的门，很仔细地问了我一些问题，全是关于林牧文的。

“林牧文和你是什么关系？”

“他是什么时候失踪的？几月几号？”

“他有什么不同寻常的表现吗？”

“你为什么没有报警？”

我坐在沙发那边，两只手缠在一起，指尖被我绞得发白。

看着那几个人，我感觉嘴唇粘在一起，怎么也张不开，花了好大的力气，我才把自己的嘴巴打开，声音很干涩：“林牧文到底怎么了？”

我的心脏咚咚地跳得很响，隐隐知道有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，但又很害怕这是真的。那几个警察都安静下来，那种等待判决的气氛，后来很多次的出现在我的噩梦里，成为我一直想躲避的一个场景。

那个年纪稍轻的警察说：“我们在清露湖中发现了他的尸体，希望你配合我们一下。”

后面的声音我都听不到了。

清露湖，又是清露湖，我缓缓往下滑，像是滑入了湖水中，头被淹没，听不到他们的声音。

我像是回到了那年滑到湖水里，看着世界在我眼里不再清楚，只有一朵睡莲，暗红色的，散发着一团红光，在我的眼前晃动。

为什么没有人来救我？为什么要让我又回到这里？

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小琪已经在我身旁了，她着急地扑上来：“卡路，你醒了，真是吓死我了。”

“我这是在哪里？”我抬头看了看四周，这是一个病房。

“你昏倒了，警察送你来这家医院，还拿你的手机打了电话给我，我的号码正好是你最近打出的电话。”小琪看样子也吓得不轻。

“你，知道了？”如果是警察把她叫来的，她肯定也知道了林牧文的事情。

小琪眼睛里浮上了一层雾水：“卡路，你不要太伤心了，如果想哭就哭吧！”

我虚弱地挥了挥手：“算了，至少我可以好好地睡一觉，现在我终于知道他在哪里了！”这冷笑话并没有让小琪笑出来，而是让她流泪了。

她抱着我说：“卡路！”

我们久久无言，所谓的幸福也不过脆如蝉翼，轻轻一动弹就碎掉了，什么也没

有了，前不久我还挽着林牧文的手出现在大小派对，恍如一对金童玉女。

现在金童死了，玉女残了，这就是我要面对的分。

警察还是守着我，出了这种事情，他们比朋友和亲人都要上心，如果林牧文是他杀，那么我有最大的嫌疑，我失去了爱情，还无端端地当上了嫌疑犯。

一个眉目里有一点儿倦怠的男警察拿了一些照片给我看，可能是为了不再刺激我，没有给我看林牧文的死后的照片，只是拍了找到尸体的现场。

我拿着照片就心头一痛，呼吸都透不过来，这个场面太熟悉了。

初夏，清露湖的睡莲，半开半合，妖魅无比，半仰在水面上，随风轻晃。

悠然的旧时光，我却黯淡

时光随着这一张照片回到了多年前，那年我娇纵如公主，是父母掌中的宝贝，每到了星期天都要去清露湖划船。

十几年前，清露湖的周末是热闹非凡的，风筝在天上飞，小贩们都挤在公园的入口，两个大人手牵着小孩儿高高兴兴地奔往公园。

多年后，我在公园也看到这样神情的一家人，孩子天真无邪的笑容，母亲温暖的眼睛，父亲强有力的手。

我的人生是因为一朵睡莲而改变的。

那个时候，八岁多的我坐在那种用脚踏踩水往前进的船上不安分地跑来跑去，母亲在后面大惊小怪，父亲问我要不要开船。

有一朵睡莲，静静地伏在水面，像是我命运的恶魔，用最艳丽的色彩，阻断我所有的梦想。

我伸出手去，想摘那朵睡莲，身子一滑，就落入了水中。

湖水冷冷地灌入我的口鼻，世界忽然很安静，我听不到别人的声音，像是被抛弃在冰冷的荒野，一个没有氧气的星球。

就在我最绝望的时候，有一双手用力地举起了我，我呼吸到空气了，听到了声音，看到了睡莲，那朵我想要得到的睡莲，它离我那么近，就在我的鼻尖，我高举的双手被母亲捉住，从那个星球回到了现实中。

但是，那个举起我的父亲就再也没有从那个星球回来。我因为那朵睡莲而失去了父亲，从此我讨厌清露湖，讨厌睡莲，甚至一看到那种花就会立马失控，放声尖叫，

歇斯底里，找了很多心理医生都不管用。

但是我最讨厌的事情都发生在林牧文身上，他偏要死在清露湖的睡莲下面，尸体从那里浮上来，像是花间开出来的果实。

出了这种事情，母亲也赶来看我，她叫我小名：“路路，那个清露湖是不是克你啊！怎么老是在湖里出这样的事情？”

我看着已经头发半白的母亲，什么话也说不出，满腔的话都堵在嗓子眼里。

她看着窗外，目光像是可以穿过半个城落到清露湖：“那个湖水真脏啊！你那个男人怎么就舍得淹死在那里，真是臭。”

母亲的背影很是落寞，我知道她的记忆出了差错，清露湖的湖水很干净，清澈无比，是这个城市最好的自然水质，小时候我捧起湖水，看着水从手指缝里滑落，溅开来，像碎珍珠一样地落在水面滑开融在水里，那水一点儿也不臭。

我和她一样望向天外，天边什么也没有，连云都没有，天空干干净净的像刚刚刷过牙的嘴巴，张得大大的，像是要吞了这个世界。

要多少斑驳，青苔才会入墙

林牧文走后的日子，我还是一样地生活。

六点多的时候，天准时就亮了。

起了床之后，梳洗完毕，去上班，在办公室里已经无人会提及这件事情，虽然有人会在后面指指点点，但是，都碍着莫总喜欢我而不敢让我知道。

莫渐离每天都到我办公桌前转，像是围着骨头的一只狗，垂涎三尺。

我死了男友，路人甲是不上心的，但是，莫渐离却是欢天喜地，巴不得烧香供奉谢天谢地，当初莫渐离招我进公司的时候，就完全没有看我的简历，他直接就是盯着我的脸。

他的开场白很老土：“你长得很像我的初恋。”

我当场就差点吐出来，他长得也算是人模狗样，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，说得出这种蠢话的人怎么可能当这间大公司的老总？

后来我才知道两件事情：第一，我确实长得像他那个早死的初恋女友；第二，这间公司是他爸帮他开的，他果然不是凭自己的能力坐上这个位置的。

但这都是后话，也是无关紧要的话，当时我和林牧文已经比翼齐飞，根本就顾

不上边上这些狂蜂，而且在公司，我在现在坐的这个位子我也表现出色，虽然不能和职场猛女杜拉拉相比，可也是凭实力上位，莫渐离一直都没有机会下手。

现在林牧文死了，莫渐离乘虚而入，这正是他攻下我心的大好机会。

虽然旁人都感觉他一点儿戏也没有，我和林牧文的感情那么深厚，就算是林牧文现在不在了，我也怎么可能被他给追到手，但是，我却答应了他。

林牧文已经死了，我的生活还要继续，哪怕我的心烂成了一个个的小洞，哪怕心那块拳头大小的肉已经腐烂生蛆，但是，我还得活下去。

是林牧文不要我的，是他想抛弃我离开家，是他自己投湖死在了睡莲下，那该死的睡莲是贪食的饿狗，在一口口吞食我的生命。

生活像是平静如水地往前走，只是我不能再看睡莲这个心理毛病更加严重，严重到有一次我去一家高级的餐厅，刚进门一看到养在透明的水晶盒的清水里的睡莲，就立马头皮发麻，浑身颤抖，像是被人用双手按在水里，完全不能呼吸，幸好被身边的莫渐离拉到了餐厅外，我才能呼吸。

在餐厅外，我像是溺水的人一样大口大口地喘气和咳嗽，整个脸被涨得通红，莫渐离被吓坏了，连搂带抱地把我扶上车，然后开车逃得远远的。

从那次之后，不管去哪里，莫渐离都会先去打探一番，一定要确定没有睡莲才会带我去。

因为有这么严重的心理疾病，我已经越来越少出门了，我不能在充满空气的大气层里被睡莲窒息而死。

那样美的东西，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杀伤力，莫渐离让我去看心理医生，我却摇摇头拒绝。怎么看，就算是看了再高明的心理医生，他有能力让爸爸和林牧文复活吗？

“我们一起去参加那个晚会吧！”莫渐离跟我说。

我懒懒地倒在他的大房的床上，怎么也不肯起来，刚刚才欢度了缠绵的时间，全身都像是被抽掉了骨头：“算了，你知道的，我真不喜欢那种地方。”

莫渐离不勉强我，他爱我让我感觉到自己哪一寸地方都没有被委屈，他穿好西服，站在我面前，低头吻了一下我。

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，他的笑容是那样的真心，像是世界上的光都打到他脸上，心甘情愿地微笑，只因为我存在。

那个时候我的心像是被一块巨大的创可贴给盖上，所有的疼痛都得到了缓解，爱是最好的疗伤药。这个男人虽然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，可他真心实意地爱着我，

就算是像爱着那个已经离开的初恋，但是，他的爱是温暖的，是魔兽世界里的牧师，是治疗系里的法宝，在安慰我那颗破裂的心。

我想挣扎着起来：“我跟你去吧！”

他把我按倒在床上，又给我盖上被子：“算了，你就睡吧！你最近脸色刚好一点儿，不想去，就好好地休息，我马上就回来陪你。”

我待在床上，听着车子开出家门的声音渐渐地远去，我的心安宁下来，进入了梦乡。

那天，我做了一个香甜的梦，梦里我和父母一起，泛舟于清露湖上，周围开了无数朵脸盘大小的睡莲，五颜六色，还有如水雾一样的光围绕在其中，坐在小舟上我开心地笑着，父亲和我说着笑话，不远处的柳树下还站着一个男子，是林牧文，他站在那里，含笑望着我，像是在等我的船靠岸。

我着急地要下船去找林牧文，却发现手被人握住，扭头一看，父亲正在摇头，而林牧文身边多了一个人，却是莫渐离，我心里着急地想：“渐离不是参加晚会去了？怎么和林牧文在一起？难道林牧文知道我们的事了？”

一着急就从梦里醒过来，这才反应过来，林牧文和父亲都已经死了，而莫渐离怎么会和那些人在一起。

我着急地打电话给莫渐离，电话不通，穿好衣服，站在阳台前，看着路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慌。

我害怕地不敢进入房间里，打电话给小琪。

电话响了很多次都没有人接，这个时候我感觉自己被世界抛弃了，又不敢下楼，害怕地在阳台的一角就缩成一团。

我感觉有什么东西在逼近，却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，像是人，又像是危险的感觉，我说不出那是什么东西在接近我，却本能地害怕。

我在阳台上待了很久，被手机的声音惊醒，我按了一下接听，听到那边说：“卡路，你快来，莫总出事了。”

阳台像是一下子从房子里垮了下去，我感觉自己坠落到深渊里。

若你没法为我安定

莫渐离很安静地躺在医院的太平间里，我整个过程都特别地平静，像是去认领

一件遗失的东西。

人躺在那个床上，灵魂已经远去，皮肉组成的就是东西吗？所有的人都面无表情，但他们离我远远的，我已经变成了传说中的扫把星，在三个月不到的时间里，死掉了两个情人。

虽然我人站在太平间里，可是，我还是像回到了那个梦里。

林牧文和莫渐离站在一起，到底是谁干的？

是林牧文带走了莫渐离吗？那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中，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而不见。

我已经听到母亲和小琪在那里暗地里商量，要送我去精神病院。

大家都以为我疯了，这一次我像是变成了另一个人，死死地追着一个梦。

我为什么要做那样的梦呢？为什么做完之后莫渐离就开车出事当场死亡？最可怕的是，警察说：“还要调查调查事故原因。”

在莫渐离破碎的车子里，银白色的奔驰车玻璃碎了一地，可是，在真皮车椅上，还有一朵睡莲，静静地开放着，像是有谁放了下去。

莫渐离知道我最害怕的是睡莲，他绝对不会想到要带一朵睡莲来给我，可是，除了他，还会有谁把睡莲放在车子的后座？谁需要这样干？

这些疑问都纠结在我心底。

“不要想那么多了！”小琪很认真地对我说。

“小琪，莫渐离怎么可能会死呢？睡莲是谁放进去的呢？”

“这不是你需要去管的事情，有警察去查这些事情。”

“但是，你想，会不会是林牧文做的？因为我做了一个梦，我梦到是林牧文带走了莫渐离，而且那个梦里还有睡莲，那么多的花。”没有等我说完，她做手势打断我。

小琪用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，最后，她没出声，走了出去。

母亲这个时候也在我的身旁，经过了两次打击，我虽然外表冷静，但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。

我搬出了莫渐离的房间，实在没有办法忍受在那个房间里再待了，无时不感觉有人在跟踪我。

回到了自己的公寓，那间和林牧文一起住的小居里。

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睡莲开始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

第一次看到睡莲是在一个早晨，我按时起床，拉开浴室门，却看到水杯上放着

一朵睡莲。

清水还养着那朵莲花，花在浴室的淡蓝墙壁的映衬下，显得更加水艳。

我像是被人一把捂住了鼻子，空气像是一下子被抽空，我跪在地上，用力地从喉咙里想打开一点儿吸收到一些空气，但是却根本没有办法做到。

这个时候电话铃声响了，那个铃声终于打断了我被怔住的感觉，我又能呼吸了，从洗手间里很费力地爬出来，拿着手机就对着那边的人哭道：“他来了，他们回来了。”

电话那边传来小琪的声音：“怎么了，卡路，你又怎么了？”

我一字一句地说：“小琪，他们，死在睡莲边的人，都回来了。”

“你别吓我啊！我马上就来了。”

小琪赶来的时候，我正在楼梯的一角发抖。

我看到小琪的时候，我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和求助，可是，我最好的朋友小琪蹲在我面前，她冷冷地说：“这一切，会不会都是你自己干的？”

“啊！”

我完全都呆住了，这个可能我从来没有想过。

“自从你失去林牧文之后就开始不正常，总是看到幻觉，说林牧文回来找你，就算是看到普通的花，你也会说是莲花，莫渐离的死会不会跟你有关，这睡莲真的不是你放的吗？”

小琪的声音像冰刀一样，一点点地割破我的喉咙，我感觉血从我的伤口里喷溅而出，像扯断线的红珍珠一样散落了一地。

这就是所谓的心伤吧！这就是传说中的见血封喉吧！

看着我面如死灰，小琪却一点儿也不退缩。

“卡路，你知道吗？自从林牧文死后，我一直都很讨厌你，不是讨厌，是恨。林牧文为了你才会去赌球，因为你的贪得无厌，因为你的虚荣，因为你想要的太多，这些才逼得林牧文去赌，如果不是因为你，他根本就不会动那些东西。”

小琪停下来，像是平息自己胸口的愤怒，指着我的鼻子说道：“我和他大学同桌四年，我会不明白吗？我真是后悔，怎么会让你们俩认识，怎么会介绍你这个妖女给他，最后会害死他。”她的眼里似有泪花，“可是，我怎么又会料到，你连我心爱的男人都要抢。”

我目瞪口呆，小琪和林牧文是大学同学，这我知道，但是，谁也没有和我说过小琪喜欢林牧文。